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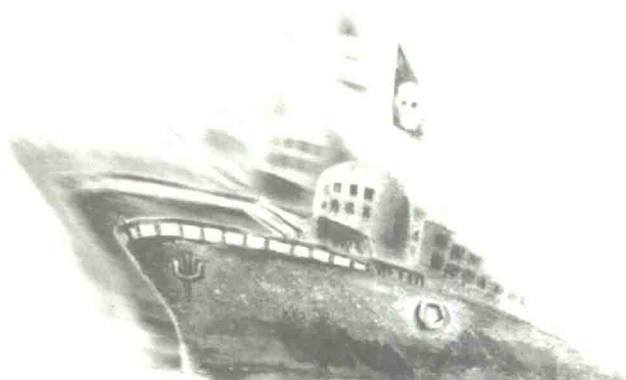
21 世 纪 长 篇 科 幻 小 说 丛 书



一艘威力无
情曲折比
令人神秘
震撼的
故事舰

黑色“海盗船”

● 宿聚生 著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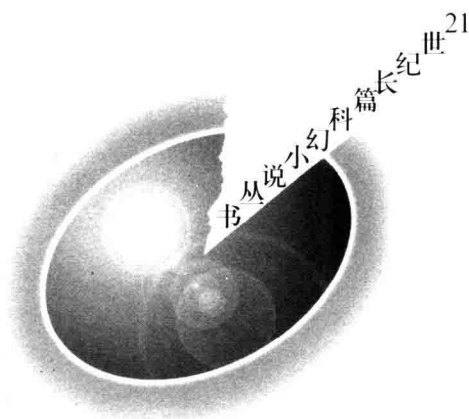


44.572
SJS

黑色“海盗船”

● 宿聚生 / 著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书 名:黑色“海盗船”
作 者:宿聚生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 行: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陆军学院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0.375
字 数:21 万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定 价:14.90 元

ISBN 7—80579—950—4/I·775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情节曲折令人震撼的长篇科幻小说。21世纪2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海洋资源遭到一些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犯罪集团的严重破坏,许多海洋珍稀动物面临灭绝性的捕杀。为了制止犯罪,保护人类家园,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绿色和平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无法遏止愈益猖獗的犯罪活动。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绿色和平组织”成员沃森因此愤然辞职,变卖家产购买了著名的“彩虹勇士”号炮舰,同不法分子展开了殊死搏斗。这艘巡游于世界海洋的炮舰,悬挂着“海盗船”骷髅旗,用一发发炮弹击沉一艘艘捕鲸船、猎豹船,让狂屠滥捕的暴徒们闻风丧胆。各犯罪集团利用不明真相的人们支持,调动特混舰队对之进行疯狂的“围剿”,但一次次被各种神秘的力量阻止,“彩虹勇士”号一次次逃出险境,在汹涌的波涛中凛然航行……

目录

1	第 1 章	海之子——“锚链上的沃森”
9	第 2 章	“彩虹勇士号”和一张报纸
20	第 3 章	“鳐鱼号”
26	第 4 章	死亡墙
29	第 5 章	血洗海豹群
38	第 6 章	触犯戒规
44	第 7 章	“绿色武装组织”——沃森宣言
51	第 8 章	黑色“海盗船”
55	第 9 章	沃森后来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乔恩
61	第 10 章	出 海
65	第 11 章	中国船员陈
73	第 12 章	“约拿号”
78	第 13 章	大鲸水道
85	第 14 章	关于捕鲸这一行当
92	第 15 章	追 击
97	第 16 章	第七头大鲸
106	第 17 章	乔恩与“酋长”的交谈
114	第 18 章	“海神”

125	第 19 章	大鲸群
134	第 20 章	龙涎香
141	第 21 章	击沉“秃鹫号”
147	第 22 章	说起陈的家乡
154	第 23 章	杰妮的海豚
158	第 24 章	马六甲海盗
164	第 25 章	“国王磨坊号”
171	第 26 章	鲸排
177	第 27 章	爱斯基摩人的芬芳之殓
183	第 28 章	大鲸葬礼
191	第 29 章	风暴
199	第 30 章	海豹岛
207	第 31 章	第一顿早餐
213	第 32 章	居所与食物
220	第 33 章	大船
226	第 34 章	分别
228	第 35 章	一意孤行
236	第 36 章	海墙
244	第 37 章	老鲸
251	第 38 章	旧鱼叉头
258	第 39 章	陷入重围
266	第 40 章	“幽灵潜艇”
271	第 41 章	沃森和陈对“幽灵潜艇”的猜测
278	第 42 章	“打谷机号”行动
285	第 43 章	神奇的鲸尾
293	第 44 章	“得拉格”

303	第 45 章	电脑黑客
307	第 46 章	月光下的喷水
314	第 47 章	归宿
323	尾 声	没有谜底的结局

第 1 章

海之子——“锚链上的沃森”

接到旗舰“彩虹勇士号”电传召令的时候，沃森的小艇“海之子”号正在阿拉斯加港的深水泊位中与一艘智利籍中型货船“太平洋水鸭子”号胶着地僵持着。这艘中转货轮底舱私载了几百公斤核废料，是在德国北部港口装运上船的，绕经挪威西北海岸和几乎整个俄罗斯北岸的北冰洋，经白令海峡来在美国阿拉斯加港装载货物，之后，准备在返回智利途中，秘密将核废料倾倒入太平洋腹地波涛汹涌的大洋深处。情报绝对可靠，正如“绿色和平组织”所有情报历来都十分准确一样。他们的情报来源很广，所谓“得道多助”，而这一次的情报，确切地说，就是由这艘货轮上一个船员提供的。

小艇上同伴收到电传，使用手执扬声器通知了锚链高处的沃森。是的，此时把沃森叫作“锚链上的沃森”恐怕是再确切不过了，那时他将自己捆在智利货船锚链上已经整整两天两夜。是捆在锚链最上部，靠近船体的那一段地方。目的呢，很明显，就是让货船无法启航。你若离港，首先得起锚，而想起锚，捆在锚链上的活人是无法逾越的，怎么办？不管他吗？那么绞链机在收绞锚链时必将连人一道绞进舱来，真若卷进来，进了绞锚链舱的人估计就不大可能

再是活人，甚至不会再是一个完整的物件，他将支离破碎。这样一来，尽管那个叫沃森的家伙本人支离破碎再已不会提出什么抗议，但码头上成千的围观人群（“绿”组织的同情者支持者），尤其那些无孔不入专想抓耸人听闻消息的美国记者，恐怕就会让智利船长陷入再难摆脱的麻烦，身败名裂、哭亦不及了。

智利船长觉得非常败兴，以前光听说绿色和平组织这帮令人生厌的家伙挺难斗，没想到这回在阿拉斯加真让他们给缠上了。实在是……真不如不接德国佬这桩倒霉的生意了。又没讨到大价，财迷心窍贪图点蝇头小利，结果弄得焦头烂额。起初他想强行摆脱这帮“绿”人，让船员们操起长竹竿去敲、去戳。还真奏效，接连把爬在锚链上的家伙弄掉好几个。可是没等启动绞链机，便又有人前赴后继很快爬上来。“海之子”号围前转后捞起四五个落水者之后，那帮咬定青山不放松者采取了更加死缠烂打的办法，“梯队战术”，每一侧锚链上都同时爬上好几个人来，一个接一个挂在那里，紧上边的若被弄掉落水，第二个不须两秒钟便攀附上来，顶替到位。后来轮到那个领头羊沃森就位时，他用一根绳子索性将自己拦腰捆在了锚链上，绳头穿过锚链铁环之后牢牢系住，这样他不但不会掉落，甚至可以保证不致向下滑脱，任你怎么戳怎么敲，他是绝对地巍然不动了。当然即令不捆，他也是不能“动”的，他不能反抗。绿色和平组织的宗旨就是“和平主义”，不消说拿竹竿木棒来戳来敲，你就是拿钢刺砍刀来砍来扎，他也不能还手。沃森将自己缚在铁链上，便更有任人宰割的羔羊意味。这是“上帝的羔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们只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以自

己的慷慨声音以及百折不回的坚韧意志宣谕正义，以期唤起对方（竟或更多世人）倘还稍有留存的天理道义与良知。当然，凭沃森的性格，若由着性子来，他是绝不会认这个头的。羔羊？他沃森怎么可能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纵论不是虎豹，起码他也应该是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况且沃森侠肝义胆、性情暴烈，说真的，他身上真是有点那种三句话不对付就伸手拔枪的牛仔脾气，简直可以说是非常好斗的呢。两年 before 在芬兰一个职业棒球队当球员的时候，他就是“班迪多斯”一名成员，那是芬兰有名的飙车帮、摩托帮（日本人叫作“暴走族”）。在沃森离开芬兰之前的那段日子里，他已被那伙摩托帮年轻朋友拥戴为“帮主”，因为数他年龄大些，三十一岁。他们的摩托清一色是大马力美国“哈力”车，几十个飙车手风驰电掣疾行市街的时候，巨大的发动机咆哮声浑若雷霆排空滚过。他们为那咆哮声而骄傲。那也是“哈力”机车的自豪，哈力公司专门为这种震天撼地的发动机咆哮声申请了专利。后来日本本田公司在大马力摩托车上也企图刻意营造出这种“哈力咆哮”。“班迪多斯”试过那种“威猛本田”机车，声音嘛……怎么说呢？要说震，的确也很震，但再怎么样，终归还是……音乐人行话，毕竟有种“扒带子”的感觉。画虎不成反类那什么，哈力的忠实车迷们容忍不了这种亵渎，后来哈力公司起诉本田公司“声音”侵权时，“班迪多斯”全体成员联名援手。他们是飙车帮，但绝不是“不良青年”。与丹麦、挪威那支飙车帮“地狱天使”明显不同。“地狱天使”典型是个由社会渣滓啸聚而成的黑帮团伙，危害北欧四国，臭名昭著。那年“地狱天使”成帮结队前来芬兰旅行，驾驶威猛摩托，佩带大杀伤力枪支

武器，一路高鸣喇叭，横冲直撞。“班迪多斯”觉得恶气难忍，为给芬兰也为给北欧四国忍气吞声的沿途市民伸张正义，沃森提议惩治“地狱天使”。于是，浩浩荡荡的“地狱天使”在结束旅行回国途中，便遭到“班迪多斯”夜晚伏击，枪弹横飞中人仰马翻、落荒而去。但是现在……既然有志于绿色和平事业，就要遵循组织戒规。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羔羊就羔羊吧，他只能硬着头皮强迫自己克制、隐忍。当然再隐忍也毕竟有个达限的时候，就他那性格而言，怎么能永远做到忍得住呢？比如此刻智利船员用竹篙木棍浑敲乱戳，自己和十几名同伴都已数度落水，满额红包、遍体紫痕之刻，再让他死肉一样挺着挨着似乎便过于强人所难了，所以当一家伙太过穷凶极恶时，沃森终于还手了，他一把抓住竹棍狠命一扯，那家伙收不住脚一个前冲扑向船舷，随后便大头冲下栽进海里。沃森一扬手，将粗长的竹竿抛向远处大海。所谓“还手”，实际上也就仅此而已。就这样，他还受到了几个同伴同时发出的提醒与警告。他仰天无声地长长一叹，就此不再“还手”。

在他长长一叹、黯然神伤的一刻，智利船长所感到的，似乎同样亦是一份相同又绝然不同的无奈，面对锚链上“殉道者”无言的坚忍，他不能不先自“投降”——精神上告饶了。他喝回挥舞竹竿棍棒的船员，低头伏首地走过去同沃森进行谈判。

谈判的情形是颇为荒诞的。船长站在船头上，俯着身、撅着腚，而沃森则似斜挂在锚链上，被一根绳子拦腰捆着，浑身水淋淋似只落汤鸡，额头上鼓着几个红肿的大包，无疑那是长竹竿留下的颇令智利船长难堪而无疑会颇令那些摆

影记者兴奋的印迹。智利船长暗骂船上这帮蠢货当真愚不可及，你戳哪里不行，敲哪里不行？非要叫他明处挂出彩来。见身边有个水手手持大竹竿仍傻头傻脑地站着，气不打一处来。船长抬脚将他踹过一边，恭身撅腓，俯下硕大无朋的头颅，冲着下面锚链上的黑脑盖说：

“沃森先生，放我们离港吧，只要你肯放我走，我保证不在公海任何地方倾倒在船上任何货物，这样……总可以了吧。”

“可是，我怎样才能相信你的诺言呢？”

“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船长信誓旦旦道。

沃森未语。上帝？你们这种人心里倘还存有上帝，会干这种自己捞钱、遗害世界之事么。

“那么我……我们把它们送回德国去！宁可绕路赔本啦。谁让我摊上这么个倒霉事情呢。”

沃森道：“送回去你也卸不掉它了，德国那家委托公司，也就是那家私营核能开发公司，正因为无力承担核废料后期处理的昂贵费用，才用几个小钱雇了你来干这令人发指的勾当。你前脚启锚离港，他后脚就已宣布破产，那个公司已经不复存在啦，拉回去你卸给谁呢？”

“嗨，好，”智利船长哭丧个脸，整个是走投无路了，“我卸又卸不掉，拉又拉不走，可让我究竟得怎么办啊？”

“我们派人去了，”沃森淡淡道，“去与法国核材料总公司取得联系，建议由他们负责处理这批核废料。”

他所说的法国核材料总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家核废料处理公司，目前世界各国核废料处理订单绝大部分是签给它的。没有使用价值的，由它处理后深埋地下；还可利用

的,经过处理加工,用玻璃固化后密封于不锈钢钢盒子里运往二手使用国(主要是核材料匮乏的日本)。就是此类运输,绿色和平组织都是极力反对的,因为无人能保证运送途中不会受到风暴、海盗或是恐怖组织袭击。风暴会使船只毁坏沉没,失去防护装置的核废料会造成危险泄露;而类似核装置如若落入恐怖分子之手,那种亡命徒为搞政治敲诈更是从来不惜铤而走险的,什么事情他们都能干得出来。所以说像那种规范化的处理运送都在“绿”组织坚决反对之列,更何况这类完全不义的无序倾倒了。就算没有这类令人发指的偷偷摸摸倾倒,各种意外沉海造成的潜伏核威胁(人称“未设防的核武库”)已经够触目惊心了:

——1989年4月7日,前苏联新一代核潜艇先驱、6400吨级攻击型核动力潜艇“共青团”号出海执行任务,在水下500米航行时机舱着火,沉没于挪威海深处,艇上核反应堆116公斤铀和两枚核弹头中的6公斤多“钚——239”一起沉入海底。

——此外1968年、1971年和1986年,前苏联有三艘核潜艇和装有核弹头的常规潜艇分别在百慕大群岛东960哩处、比斯开湾和夏威夷群岛附近海域沉没。

——1956年,美国一架携带有两颗氢弹的B-47轰炸机失踪,据推测,飞机和这两枚氢弹都沉没于大海。

——1957年,一架美国运输机在引擎发生故障后,将两颗氢弹扔进了大西洋。

——1958年,一架美国B-47轰炸机在与一架战斗机相撞时,把机上携带的一颗原子弹扔入大海之中。

.....

根据资料记载，沉眠于全球海洋里的核弹头、氢弹、核反应堆等核装置已达近百个。它们随时随地可能给人类海洋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所有这些，“太平洋水鸭子”是看不到的，它看到的只是自己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具体灾难，这使它的船长心焦如焚，满面愁云，一脸晦暗。

“算了吧，”智利船长说，“拉回去我往它德国码头一卸，公司破产了总还有政府，它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我算不管啦！从此跟我没干系。”

沃森说：“你不管怎么行？你不管谁管？德国从来不处理核废料，他们国内民众是坚决反对掩耳盗铃式的所谓‘深埋’的。你给它拉回去也还是悬而未决，而我们必须施行最终监督，还是争取一步到位的解决办法吧。法国核材料总公司会接受委托的，现在你们、我们所能做的事，只是等待，等待消息吧。”

“天呵，纵使他们答应处理，谁又来出这笔钱呢？人家总不会白给你干啊。”

“放心，不会让你出就是，让你出，怕你这条船卖了也难抵零头。”

“那就……唉，等着吧。”智利“水鸭子”船长这才多少松下口气来，看看锚链上的沃森，便似乎于心不忍地说，“不过你能不能……上来，我们一道坐着等？让你这样挂在那里，我真有点过意不去。”他那如坐针毡的模样倒也是确实是不真诚的。

“习惯了。”沃森说，抖颤的声音显得十分疲惫。他自缚于锚链上，浑身透湿，悬在凄冷的阿拉斯加寒风里，两天两

夜,除了喝过几口淡水,吃了半截香肠、一个面包,体内基本已没有什么热能可供补充了。此刻他嘴唇发青,手脚四肢基本已僵木得失了知觉,若不是被绳索捆绑在粗粗的锚链上,恐怕就是没有那些竹竿木棍来戳来敲,他也会攀附不住、坠入海中的。此刻之所以还没有从锚链上剥离坠落,可以说将他紧固在那里的,除了尼龙绳索,就是他比绳索还坚韧的意志与毅力了。“一年里头,我们至少有大半年是在这种状态下过来的。”嘴上这样说,沃森心里却鄙夷地想,“于心不忍”?抗不住那些镜头了才是真的吧,它们会让你在世界各处臭不可闻,至少三年难以在海运生意场揽到生意的。

因此说,旗舰对“海之子”的电召令对于智利船长而言,便不能不说实在是颇为让人额手称庆、心下窃喜的了。然而,他的暗自庆幸并未能够保持多久,满打满算至多也就五分钟吧,人们将沃森艰难地接应下去,立刻就又有了接替者上来缚身于锚链,并且沃森交待,务必坚持到底,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智利船长绝望地一屁股坐在了船头甲板上。

沃森瘫软地躺倒在“海之子”小艇上。小艇启航离去时,他听见了智利船长气急败坏、歇斯底里的喊叫声:“别走沃森!沃森!你这混蛋!把我捆到锚链上去吧,你把我捆在那儿吊死算啦!听到没有,你这狗娘养的!……”

第2章

“彩虹勇士号”和一张报纸

东日本海告急：大批海豹遭空前捕杀！

——这是“彩虹勇士号”午夜一点接到的一则加急电讯。沃森知道了，正是这条电讯，才使得“彩虹勇士号”紧急召回了它的四艘直属小艇，即刻启程，赶赴东日本海域救急。

事态肯定是严重的。就在去年12月2日，动物权利国际法庭刚刚举行了特别审判大会，对在大量屠杀海豚等海洋动物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几个国家政要——日本首相中村康宏、韩国总理金泽男、意大利海洋水产部长费迪南多·法西亚诺、美国渔业厅长泰克等人进行缺席审判。沃森参加了那次审判。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第四会议厅座无虚席，来自世界动物保护机构一百多个成员国的数百名代表义愤填膺。9点半钟，审判团主席维伯尔宣布开庭，传唤被告到庭。大厅内一时间鸦雀无声，数百双眼睛投向大门，中村、金泽男等人的巨幅照片相继被带入法庭，送上被告席。各成员国动物保护机构代表作为原告与证人纷纷发言，出具大量照片、录相带以及实物证据，揭露日、韩、美、意等国船队使用流网作业，在捕捞金枪鱼、鲑鱼和箭鱼时，殃及海豚、海豹等珍稀海洋动物，造成大批海洋哺乳动物无辜

死亡的事实。统计数字表明，仅上述几国便拥有漂流鱼网近四百万公里，这些鱼网在海中筑起难以逾越的“死亡墙”，致使每年约五十万只海豹、海豚惨遭屠戮。下午，庄严的会议进入高潮，陪审团成员全体起立，维伯尔主席宣读了长达12页的判决书，指控中村等人“负有屠杀海豚的罪行”，责令他们认罪悔过，采取措施，立即停止使用漂流鱼网、中止流网作业。判决书将送达各个被告本人，并通知联合国秘书长、有关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政府。判决书还对屠杀海豹、海豚犯有“同谋罪”的法国、西班牙、泰国、菲律宾等国提出警告。其后，联合国于当月下旬便作出决定，颁布大规模流网捕鱼禁令，禁令将于次年夏开始生效。生效期初始阶段采取逐步限用措施，直至年底12月31日正式生效。对于在北太平洋拥有450艘漂流网鱼船、号称全球最大流网使用国的日本来说，这一决定无疑是“灾难性”的，这意味着每年数亿美元的巨额损失。但迫于世界范围的舆论压力，日本政府作出了承诺，但希望能够做得体面些。他们决定夏季6月前撤除一半流网，其余于年底12月31日前全部撤除。尽管这已经是属于“拖到最后一分钟”的消极到家的做法了，但它还是引得日本渔业界一片哗然，举国渔民怨声载道。不过国家法令毕竟是国家法令。日本国毕竟也是发达的法制国家，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无法无天”——在那里很多时候国家法令基本也就是擦屁股纸一张。也许正因为这样，眼看没日子了，所以在最后“合法”的时日里穷尽所能狠捞一把，这种心态导致任何非常规行为都是不会让人吃惊的。平常日，就是不在这种情势下，捕鱼时对海豚、海豹的“误捕”和“殃及”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信性都还难说，